

新編
全本

印
光
法
師
文
鈔

梁啟超敬署



編 續 九 卷

印光 著
北京大方廣華嚴書局 編注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印光法師文鈔卷九

復李德明居士書（二通）（民國二十四年）（原名炳南）

諺云，天下本太平，唯人自擾之。智者以智擾，愚者以欲擾。欲擾之禍雖烈，人猶得而知之。智擾，則非具超方知見者，不得而知。既不知為擾，則反以為德，此吾國開自有天地以來之大亂之所由來也。學說誤人，深可畏懼。文王澤及枯骨，不數百年，而殺人殉葬之風，徧於天下。穆公為秦之賢君，尚殺百七十七人殉葬，而子車三子，亦不以國之賢臣以免。其不賢者，所殺之多，更何忍言。自佛教東來，大明因果輪回之事理，而後世南面稱朕者，亦不

敢為。縱暴惡之君，猶欲為之，決不敢以此為榮，及以多為貴也。設使世無佛法，其人民孰能得其令終哉。吾固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間聖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周安士曰，人人知因果，大治之道也，人人不知因果，大亂之道也。程，朱天資超邁，竊取佛經之義以釋儒經。又恐人學佛，特倡異義，謂佛所說之因果報應，生死輪回，實無其事，不過藉此以騙愚夫愚婦奉彼教耳。且人死之後，形既朽滅，神亦飄散，縱有剉斫舂磨，將何所施。又神既飄散，又有何人復托生乎。此事在佛法中為極淺之事，在國家社會為極要之事。彼既提倡因果輪回為虛謬，則善無以勸，惡無以懲，徒抱定正心誠意，為教民治國之本。而不知無因果輪回，則正

心誠意，與不正心誠意，有何分別，不過一空名而已。且實既無有，又誰顧此虛名乎。自此以後之理學，無一不偷看佛經，無一不關駁佛法。由不提倡因果，則治國治民治心之根本，反視作迂談謬見。數百年來，猶能維持者，尚有禮教之儀型在。及至歐風東漸，則完全隨歐風以披靡矣。以無因果輪回之根本，故致放僻邪侈，無所不為。在程，朱當日之本心，乃借毀佛以護儒，而不知毀佛即成毀儒。如今五經四書，乃成犯禁之書，而大小學堂皆不許讀，此明證也。儒，釋本同源，認心性為身形之異端，而謀為滅除心性，則先滅身形矣。使二子有靈，當不以己所說者為是，而悔無所及矣。然此種話，似疏而實親。讀書人於此關頭認不清，則看佛

經，即生信仰，看理學關佛之書，亦生信仰。理欲交戰於一心，欲自利利他，大有障礙。故為略說其弊，以期推類悉知耳。莊厚澤，年已六十五歲，而欲以粥飯庸僧為師，故為取法名為德扶。謂以因果報應，信願念佛，為自扶扶人之法。俾一切同倫，生為聖賢之徒，沒生極樂世界。方長隆，字寒泉，以無躁競之清心，普潤一切，故名德澤。戰之一字，關係甚深，人欲，天理之際，若不以力戰，則理被欲蔽，俾理必隱而欲必著矣。孔子四十不惑，乃理勝而欲伏之時。七十所欲不逾矩，乃天下太平，了無戰事矣。孔子曰，我戰則克。孔子一生，未操兵權，何得說我戰則克之話乎。乃孔子教人克念作聖之微旨也，故為取名德克。聖人垂衣拱手而治天下，其

要祇是無欲，無欲則無戰。有欲則長戰，直至自他同歸於盡，方肯死心。否則，必欲人亡而我獨存，決不肯念戰爭之慘而暫息也。于霈霖，若知如來淨土法門，為九界衆生之甘露霖雨，果能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以自行，則一倡百和，相觀而善者，大有其人焉，故名德霖。汝謂旅居恐無人繼，今此四人，則是本鄉，當可令此法門，永遠傳布。光為汝作一臂助，以彼四十圓香敬，完全作寄書用。俾汝與彼等，各有取法，自行化他，為有根據。當開一單，凡大部頭，及義旨深奧者，四人各與一分。凡普通人所能看者，隨便送人，及與監犯。然須切囑恭敬，不可與普通人讀儒書之了無恭敬一樣，庶可得益，而不至獲褻慢污穢之罪。其

事見於敬書惜字單中，此不備書。●（其二）前接汝及慧修等書，因弘化社言，有德克之歧路指歸二百冊，尚未來，故不即復。前日其書來，光目力不給，略看二三幅，頗覺甚好。遂努力作三四次看，通篇均好。但有三處誤點，不得不為說明。五八，八九行，飭終津梁，蘇州弘化社贈閱。此一小本，尚無大礙。六一，二行，勸世白話文，初機淨業指南，彌陀經白話解釋，飭終津梁，印光法師文鈔等書，蘇州弘化社都贈閱。此各書皆贈閱，其印書費從何而來。現今學佛者甚多，若通贈閱，則誰不願請。何不詳看照本流通，此則要請多少，則付多少。半價流通，及全贈流通，乃有制限。若通作贈閱，勿道印資無來源，而印刷及包紮之人，不知用若干人，方能了

事。此事乃明道師所辦，光殊不以全贈半價為然。有有學問家頗豐裕之人，開大部頭若干部，亦祇給半價。贈閱之權，在我不在人，則隨我意可贈。若公開，尚有限制，人不詳閱，亦難應付。然此乃錢財邊事，即彼責備，亦可以章程回復，無足置意者。唯三二一，第八九行，晉朝慧遠大師，以至最近還在世的印光大師。此十二字，殊覺失體。在德克以為尊師，而不知其樹的以招衆矢之共射也。此十二字，當改作晉朝慧遠大師，以至善導，永明，蓮池，蕩益，省庵，徹悟（徹悟即夢東，現安徽有名夢東者，故用徹悟也。）等，都是有學問云云。光乃粥飯庸僧，雖知淨土法門之利益，何可以與從上祖師並列並論。然時人固不知是德克自引，則謂光意所使。人

必以光為冒充通家，欲與蓮宗初祖同列，則光之人格罪過，不堪設想矣。幸努力看完，否則，將無法收拾矣。吾人一舉一動，各守本分，人自不會特意誹毀。若稍帶矜誇僭越氣分，則不但吹毛求疵者，咸起攻訐，即厚德君子，亦當以此而藐視之。祈與德克說之，令將此三處酌改，仍不多加行。唯三三二第八九行添三幾字，以下行尚有十一個空故也。此書流通，實有大益。光亦非世之久客，我死之後，凡我弟子，祇可依教修持，不得七拉八扯，把我一個土偶，裝做真金，則是以凡濫聖，自己與光，同得罪過。文鈔中與潘對鳧馬契西之信，當查閱之。

復鄭觀淨先生書（民國二十年）（附原函）

前閱敬惜字紙文，詞義正確，誠補救時弊之妙方。按文帝功過格中有云，以字紙包經，墊木魚者，五十過。晚昔函詢聶雲臺先生云，如於報紙上學習書法，寫後焚之，有褻瀆之罪否。可否用以包經典。先生復示云，鄙人亦所不免，然亦不敢遽下斷語，請更詢高僧大德，云云。又前范古農居士答鄙人問云，敬惜字紙，似宜視紙上之文字，是否聖經賢傳，值得尊重，分別行之，等語。普通字紙，可否包經書，習書法，敬求老法師一決。又文帝功過格中云，送子出家者，五十過。而佛經極言出家功德之勝。以文帝之皈依三寶，曾受佛記者，云何尚有此語，與經旨大相背謬耶。亦求老法師批答，乃禱。

字紙包經，墊木魚，不徒褻瀆字紙，直褻瀆經典，褻瀆道場。君

讀書人，此種事尚須幾番問人乎。報紙上學書，亦非不可，然不可胡畫亂抹。胡畫亂抹，便失誠敬之意。古農謂，視紙上之字之價值，頗近理，然誰用此心。聖經賢傳，豈特別有字，非普通所用之字乎。功過格，送子弟出家有過，此防惡人以惡心棄子弟，而猶欲得美名之弊。非父兄弟同發菩提心送出家，亦有罪也。君之知見，過於崖板，不知圓會，則世間事事都要問多少人，也不能解決。何以故，以有我執故。人雖為君解此疑，君復由解而生疑，我執不去，何能從人。此幾種話，明理之人，固不須用心計畫，以本自明了故也。君若用此心思學佛法，則畢生也不能出情想分別之窠臼。

復游有維居士書（民國二十六年）

觀來書，詞義均好，無可改，故不批。汝年二十一，能詩能文，乃宿有善根者。然須謙卑自牧，勿以聰明驕人，愈學問廣博，愈覺不足，則後來成就難可測量。十年前，諦閑法師有一徒弟，名顯蔭，人極聰明，十七八歲出家。但氣量太小，一點屈不肯受。初次講小座畢，拜其師，其師并未說他講得不好，但云音聲太小，由此一語便生病。而諦公之人，一味令彼心常歡喜，故傲性日增月盛。後由日本學密宗，彼所發揮密宗之文字，通寄上海居士林登林刊。其自高位置，已是唯有我高。後回國，至觀宗看其師。諦公云，汝聲名很大，惜未真實用功，當閉二年關，用用功方好。彼一聞此語，如刀割心，即日便病。次日帶病往上海居士林，年餘而死。死

後不久，光到上海太平寺，林員朱石僧來，問其死時景象。言糊糊塗塗，佛也不會念，咒也不會念。此乃顯密圓通，自覺世無與儔之大法師，以不自量，仗宿慧根，作二十二三歲短命而死的糊塗鬼，豈不大可哀哉。設使顯蔭能不自高，謙卑自牧，中國學者，未能或超出其上者。光愍顯蔭以因此而死，為汝作前車之鑒。光現在已是苦不堪言，目力精神均不給。日間尚有人來，又有四方之信，勿道復，看也要許多工夫。光在普陀，由光緒十九年至民國五年，二十餘年頗安樂。經年無一人來會，無一信來投。自民國六年，王幼農，以一信印數千，徐蔚如，以三信印數千。次年又印文鈔。從茲一人傳虛，萬人傳實。又以不自量，刻排各書，以期利人。二十年

來，直是專為人忙。今老矣，且以閉關作躲煩計。至朝暮功課，依叢林全堂功課外，每晚加念大悲咒，五十，或二十五遍。此外有空則念佛，不記數，以記數費力故。汝年富力強，當先將淨土一法，認真研究修持，此是凡夫即生了生死之大法。此法若無宿根，勿道普通人不能了徹，即徹悟自心，深入經藏之出格高人，亦多半不能了徹。以彼不知此是佛法中特別法門，皆按普通法門之義，致不肯信。或有信者，恐專宏淨土，怕人小看自己，故不肯提倡。須知無論修何法門，煩惑不斷，決無了生死分。唯此一法，但具信願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汝且勿以看過為事，當以熟讀深思，方知光言無謬。現今講經者亦不少，然各隨自意。汝且在易園

處自修持，至有主宰後，不妨隨喜各法師之講筵。汝且自愛，光之愛汝，止此二紙，以後亦無暇屢屢誠說。

復念西大師書

接手書，見一味以以凡濫聖之語相譽，不勝慚愧，故置不復。兼以冗務頻繁，精神，目力均不給，故作此辦法。繼思座下天姿聰敏，不去學教而務淨業，則將來必能上繼匡廬等諸祖，以普利衆生也，故為補復。書中所問，若詳說，則太費筆墨，故或於原書旁略標數字。但老眼昏花，有污華翰耳。一，寶王論，係唐飛錫法師所著，蓮宗寶鑒，乃照訛傳所錄。寶王論分三卷，原本每卷七門，今則中卷六門，蓋由後來明眼人刪去念少佛得多佛利益一門耳。

（此係意想之名題。）竊以飛錫法師，博通經藏，及諸群書。當時或有偽撰之書有此語，法師以大悲心，未經詳審而引用之。及後流通者，恐無知之人反成誤會，故特刪之，實至當之極。蓮池大師，亦有駁此之語。有人念者，仍有功德，不得呆認做此一聲佛，即勝過別人念一生之功德，則大謬，誤人不淺矣。若人一日念十萬聲，足滿一百年，亦不及此一句之數。愚人以此為實義，則是反啟彼懶惰懈怠之偷心也。此段文，刪之為有大功德，餘義不須詳說也。寶王論，在淨土十要中，今將去年所排本寄來，則得大利益矣。從前木刻本，皆蕩益大師門人成時所節略本，以文多難流通，故特節略。而成時大師，聰明過人，過於自任，隨閱隨節，并未再閱，故致